

在 荒 地

哈薩克作家短篇小說選

穆坎諾夫等著



在 荒 地

哈薩克作家短篇小說選

穆 坎 諾 夫 等 著

袁維昭、草 云、船 甲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Зарницы над нивами

据“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57年版本选择。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2:字数 54,000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3\frac{1}{8}$ 插页2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册

定价(300.26元

目 次

在荒地	穆堪諾夫 (1)
花	馬尔齐揚諾夫 (31)
八个女朋友	舒霍夫 (44)
毡靴	謝果里兴 (59)
在新的土地上	茲維列夫 (70)
田野上的閃电	舒霍夫 (83)
譯后記	(97)

在荒地

穆堪諾夫

重返乡故

听人家說：時間不但会模糊人的記憶，还能够抹掉石头上的痕迹。也許真是这样的吧。可是人有一些感情和回忆，却連時間也要在它們面前退縮回去。我永远忘不了我們山村的那一片辽阔的、无边无际的草原，和夹在两列小树林中間的过冬地，而在这周圍，你騎馬走上一天也見不到一所房子。这就是我的故乡——查曼舒巴天然林区。舒巴就是草原上的幼嫩、稀疏的树林；而查曼——是不好的意思。的确，这儿常常一連几个禮拜风雪交加。一当草原上刮起所謂的“增迪布南”——大风雪，而騎馬的人看不見自己坐騎的耳朵时，就誰也不敢打村子里出去了。等到坏天气漸漸过去以后，你就只有从那一縷縷淡淡的輕烟上才能認出过冬地来。所有的院落和土房都給雪一直堆到屋頂，有的还更高。

查曼舒巴村人都是从事畜牧业的。所以每个人或多或少总有几头牲口，而在我們这些乡村孩子看来，觉得再

没有什么比放小牲口更有意思的了。騎着小牛兜風，或者硬叫小羊羔抵角，都是那么引人入胜……不錯，我自己沒有牲口，可是我願意幫所有的村民牧羊放牛。

只要小牲口稍微長大并且結實一些，自己會吃草了，能把它們放出去的時候，山民們就要遷到杜斯湖邊的夏季牧場上去。這時候草也長起來了。湖的南邊是一片丘陵地帶。我們的村民就分散在這些山坡上。再往南去是一個滿是草墩的大沼澤，它形成一個狹長地帶，有兩公里那么長。在那些差不多有一人高的草墩里藏着野鴨、野鵝和多得無數的野鷗。

1925年，我們那一帶地方開始實行哈薩克山民的計劃土地整理。從這個時候起，半游牧的山民們為自己選好了生產地，就開始過定居的生活了。不消說，人們要挑那些依樹林、傍湖泊的比較便利的地段來住。而我們那邊的好地可也真多！

1928年夏天，我不得不和親愛的查曼舒巴村分別一個很長時期。只是在差不多十年以後，我才有機會再到那兒去。兒子們也跟我一路——我一心要讓他們看看我的故鄉。

那一年的春天雨水很多，整個草原都長滿了又高又鮮嫩的野草，山峽和溪谷里也長滿了茂密的茅草。云雀就喜歡在茅草叢里做窩。太陽一出山它們就飛到空中，老停留在那兒，好似給釘子釘住了似的，一個勁兒地叫着，

叫着……我們那边管它們叫草原上的夜鷺。就象是为了庆賀和一个老朋友重逢似的，云雀都唱得特別好听。

还有那长滿茅草的溪谷呢！它們好象都浸透了一股楊莓的芳香。楊莓是草原上唯一的一种长得茂盛的水果。有时候，只要你往茅草丛中一钻，把它的枒杈撥开来，你的眼前馬上就閃現出沒有見過阳光的又大又成熟的楊莓果，淺黃而微帶一点粉紅色……

快晌午的时候，我們才終於走到 查曼舒巴山民过冬的老地方。如今，这儿空蕩蕩，靜悄悄，渺无人迹。我認得这儿的一切，指得出来哪儿是誰的院落，哪儿是我們一帮小孩儿用来捉粗心的兔子的挖了洞的雪堆……我們在几面七歪八倒的土墙前面站住了。这是我父亲的一所沒盖完的土房。他因为病重的关系，始終也沒有把这所房子盖好。而这寒酸的小屋，就是我父母为它劳神費力的最后一件活儿。他們到底也沒能住进去。周圍也都是些由于時間和风吹雨打的关系而毀了的房子——过去充滿生气的大过冬地的殘迹。

我看着这一片廢墟，和四周蔓草滋生的草原，心里可就想着：“为什么让这肥沃的土地白白荒廢掉呢？人們为什么不来到这里，不把这片土地惊动起来，叫它开花結果呢？……”

草原上的黎明

去年春天，我們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开垦荒地和廢弃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決議。

我多么高兴地讀到这个決議呵！我兴奋地想象出，哈薩克斯坦荒凉滿目的草原会变得怎样难以辯識。內心在呼喚着：到那里去吧，到亲爱的查曼舒巴去，看看那儿正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然而只是在1954年9月間，我才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

我們坐車从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出发。大路的两边是耕过的田野。給强有力的犁头翻得直立起来的土地，瞧上去好似一片經過淺耕細垦的一望无涯的大海。一行行整齐的犁沟象波浪一样滾向远远的什么地方，沒入地平綫下。后来我才听說，在北哈薩克斯坦省，今年单只集体农庄就开垦了三十五万二千公頃的荒地。

在这一带，是怎样开始向荒地进軍的呢？

党中央全体会議的二、三月決議是三月六号那天公布的。几天以后，就有电报发到北哈薩克斯坦省的中心——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来：青年积极分子已經到荒地上去了。长途電話的接綫員們也添了工作——電話鈴声响起来就沒有个完。本来就够熱鬧的城里的生活又加入

了新的內容：接待好几千新迁来的人。

第一批垦荒者在3月14号早晨六点钟到达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尽管時間还很早，也有好几千市民来欢迎他們。乐队奏着音乐。主人和客人都在當場举行的群众会上讲了話。

这一天，还由于另一件大事而更来得意义重大——苏联人民投票选举最高苏維埃的代表。車站上的俱乐部里設有一个选举分区。新来的人們到达哈薩克斯坦的第一天就当选了民。

本地的居民亲切而殷勤地接待了来垦荒的人們。可是困难还多得很，并且都是沒法子事先料到的。这年的春天来得迟——只是在四月中旬雪才开始融化。汽車牢牢地陷在污泥里，車輪儿直打空轉，非用拖拉机不能把它們拖出来。草原上的路很快就坏得一塌糊涂，出現了那么深的軌迹和沟轍，拖拉机要爬起来也得使好大的劲。可是不管情形多么困难，人們和貨載还是准时到达了目的地。

“目的地”就是一些新的国营农場建設点。但这样的建設点暂时还只有一处，就是实际上已經在生产的江布尔国营农場。其余农場的地界还只不过在地图上标了出来。要选一处适合居住的地方也很不容易：既要有足够的飲用水，又要附近有小树林。情况需要一个組織者。可是大多数未来国营农場的領導人都比工人到得迟，而

这在开始时就大大妨碍了工作的进行。

最先赶到这里的，是从斯塔夫罗波里来的新任“乌克兰”国营农场经理伊里亚·卡尔波维奇·格利戈里扬茨。在基尔吉兹拜湖边、农场中心农庄的地面上，伊里亚·卡尔波维奇亲手打下了第一根木桩。这是一切的开始。现在就可以放手进行全部建设了。

人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赶到国营农场来，比如克拉斯诺顿、顿巴斯、库班、莫斯科、列宁格勒、莫尔达维亚、阿尔玛—阿塔。每人都有一个封皮上题着“共青团”字样的红色小本子。共青团证！不管它把谁带到哪儿去，什么样的胜利不是以它为保证呢！……

我翻开一份团证，在乳黄色带白边的第一页上读到：

“……我们有可能把谷物播种面积扩大到几百万亩。这件工作的意义是很重大的。谷物生产是整个农业生产的基础：我们生产的谷物越多，就不仅有更多的粮食，而且有更多的肉类、奶类和其他畜牧业产品。”

“从团证看起来，”格利戈里扬茨告诉我，“它们的所有者一定都是些只够共青团年龄的人。跟他们一见面，我才发现也有上了年岁的，而且为数不少——大约占全体新来者的三分之一。我甚至于被感动了：走过来一个大胡子，大概有五十来岁，可是他也有一份共青团证。这就是说——是苏维埃人！”

和格利戈里扬茨分手以后，我就到邻近的道库查也

夫国营农場去，我亲爱的查曼舒巴 天然林区就在这所农場的範圍內。那边现在变得怎样了呢？……

夜黑沉沉的。我們沿着大片被开垦的荒地的边沿前进着。草原象是給一陣陣的轟响震得抖起来，而远方的拖拉机的灯光，和另外几十股同样藍瑩瑩的光綫碰击着，合拢来又分开，給人一种奇妙的焰火那样的印象。这是好几千人的双手劳动的胜利……难道一个人单干也有能力征服这块地方嗎。

我不由地想起了阿尔达伯根老大爷，心里很 想去看他。这一年他 滿一百零二岁了。他住得不远，就在普列斯諾夫区的瑪依巴雷克集体农庄里。这就是那所熟識的小木屋了。来迎接我們的是老人的 儿子苏拉太，他的年紀和我差不多。他变得多老了呵！“儿子都老了，父亲該怎么样呢？”我想了想，問起了阿尔达伯根。

“还好，过得平平安安，混日子罢了……不过 不久前有件事情可把他吓坏了。”

“什么事？”

“那正是深更半夜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我給一陣喊声惊醒过来：‘苏拉太，快起来吧！’我醒了，起来坐着，就这么在床上楞住啦。整个屋子 都在抖着，象地震的时候一样。只听见外面轟隆隆，克嚓嚓，嗚嗚的 响 做一片……‘苏拉太，出了什么事情啦？’父亲問，声音直打哆嗦。我自己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披上衣服就跑了出去……”

“怎么回事呢？”

“您就听着吧：我一看哪，打布拉戈文先卡那边出现了好些光闪闪的眼睛——一双、两双、三双、十双……来的是一支巨大的拖拉机队。它们用探照灯把瑪依巴雷克照得四下里通明。我们站在雪亮的灯光下，眼花缭乱的，什么也没瞧见，只听见一片闹哄哄的声音。从这闹声听起来，就好像这支队伍的尾巴还在大约十五公里以外的。这当儿我们才知道，这些拖拉机都是开到新的国营农场去的。它们可真不少呵！……”苏拉太摇了摇头。

我们走进屋子去，我深深地给老阿尔达伯根鞠了一躬。谈话一开始讲的是如今的日子，以后，自然就不能不回忆起往事来了。

“我们小的时候，”老人讲着，“人们还是用敲石头的法子来取火。我都是个成年的骑手了，才看见火柴是怎么回事。那是俄罗斯人带到哈萨克黑暗的天幕下的第一线光明。而我现在竟用上不要油也一样燃的灯啦，”阿尔达伯根指了指一盏小小的电灯。

“在我年轻时光，”老人继续讲他的故事，“哈萨克人只会骑马。俄罗斯人先教我们学会用双轮车，后来又学会用四轮大车。如今我们渐渐地连汽车也会开了。年轻人甚至于会驾飞机……我们从俄罗斯人那儿懂得了怎样种粮食。这可已经是苏维埃时代了。后来就有拖拉机开到咱们山村来。可是土地多得很，集体农庄不可能都

把它开垦出来。我老想着：会不会有一天咱们的整个草原都被耕开，并且种下谷物呢？……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的。不过我未必活得到罢了。可是，看来还是活到啦……。”

我的把兄弟

垦荒者是一班要求严格的人。他们不但要计算你垦了多少顷地，还要严格地检查地垦得怎么样。而符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伊万琴柯既然在道库查也夫国营农场是出了名的拖拉机队长，那么很显然的，他的工作就不会有什么可以让人挑错儿的地方。

伊万琴柯来自克拉斯诺亚尔边区。他二十七年来我的生活都是和农业分离不开的。他上过学，念完七年制学校以后，就开始在集体农庄里干活。他爱上了技术，学会了开拖拉机。符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虽然不是一个苏共党员，甚至也不是共青团员，他却是最先响应党的号召到荒地来的人中间的一个。

国营农场的党组书记，卡夏夫·穆哈梅得申讲起了伊万琴柯的许多优点。他的队在三千顷地的任务下开出了五千顷地。

“您要是到了他的队里，可以注意一下：地段上连巴掌那么大的一块漏耕地也找不到。方形地的所有四边都耕得象图纸上一样整齐。可见拖拉机手们严格遵守了测

量員預先測定的界綫。而这是非常重要的……队里有极好的紀律。伊万琴柯是个苛求的人，他会坚持己見，当面指出你的缺点，老实不客气地責备你，或者把你輕輕申斥一頓。他要是在犁沟間开起拖拉机来，你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个标准的拖拉机手；要是听到他发指示或者檢查別人干的活儿，誰都明白这是个模范的队长。这真是个快活的好人，又是优秀的持家者——他和他的拉伊莎·瓦西里也夫娜过得別提多和美啦。”

不用說，我巴不得快些和伊万琴柯見面。他长着一头金发，中等身量非常匀称，举止显得稳重而洒脱。

“这儿到底也見着一位作家啦！”他微笑着說。

“为什么这叫你覺得奇怪呢？”我問。

“那还能不奇怪？到咱們国营农場来的人，有科学家、工程师、土地測量員、水工学家、电机学家、設計師和医生、党、团和工会的干部也常有来的，可就只有作家和演員不来，象約好了的一样。”

我接受了这个責备。他接着說：

“咱們是在哪儿工作呢？在哈薩克斯坦。对吧？”

“当然罗！”

“那么，我們就應該知道他的历史，还有地理、經濟和文化。可是沒有人到荒地上来講演，又不把关于哈薩克斯坦的書运来。就拿这些地方來說吧，”他伸手指了指远方黑压压的那一片老建筑的殘迹。“听人說，这儿是游牧

山民的过冬地。山民們为什么要离开这儿呢，他們又上哪儿去了呢？……”

“其实答案很容易找的，”穆哈梅得申插嘴說。“您的交談者不就是这些山村出生的人么。”

我向符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諾維奇介紹了我故乡的山村，山民們为什么要从这儿游牧到別处去，队长嚷起来：

“您是此地的老住戶，我是新来客。所以請允許我再一次欢迎您吧，不过这一次已經是一个同乡人了，”于是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

然后我們就去視察伊万琴柯队耕种的地段。無論我从哪一边望去，到处都只看見和天边遙遙相接的新翻开的土地。而在这片完全平坦的草原上，我从小記得的那些标志已經沒有了。四周全是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确，这儿是有值得阿尔达伯根老爷爷那样的哈薩克老人高兴的地方：不久草原就要出产許許多多的粮食了……

“工作中碰到过什么困难嗎？”我問伊万琴柯。

“有的，最糟的大概是，有时候由于燃油不够而让拖拉机停起来。”

原来，由于缺乏运油車的关系，燃油很难保証供应。在我到过的国营农場里，这个問題一般地都沒有解决。而摆脱这种状况的办法，显然只有在中心农庄附近建起一些巨大的油槽，把必需的燃油儲备起来。

“順便提一下，还有一个困难，”伊万琴柯說，我們肩并肩地在他的地段上走着。“这儿的蚊子真多，我还哪儿也沒見過呢。夏天里少一点，一到春天就多得成堆。衣服穿厚了干活儿不俐落，穿薄了又咬得你要死。”

我只是点了点头，同时清楚地想起自己有个时期給蚊子咬得好苦。

“这就需要科学家們发明某种对症良葯了。”

伊万琴柯开垦的地面上，只剩下两小块地沒有动过：一个小樺树林和查曼舒巴村外的一个古老的坟場。

我們一起走到了坟場上。

“这片老坟場我們留着沒动，”伊万琴柯說。“我不知道这儿埋的都是誰，但是要知道，总有什么人跟葬在这儿的人很亲近的。”

我默默地握了握他的手，就向旁边的两个小小的、几平和地一般高低的土堆走去。这就是我父母亲的坟。伊万琴柯注意着我的眼睛。他什么都明白了——我的眼神和那感激的握手。我还是头一天会見这个人，可是他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亲人了。他也懂得这一点。当我们离开坟場的时候，他简单地說：

“到我的小屋去吧……咱們一块儿吃飯。”

“小屋”原来是一节普通的小車廂。車廂是由三个单间組成：两头的两間安着几張几层架床，中間的一間是廚房。精明的住客們还装了一个淋浴的噴头。

伊万琴柯帶了妻子和儿子住着半个車廂，他的助手戈洛夫柯和家眷住着另一半。

拉伊莎·瓦西里也夫娜請我們坐到飯桌边。

“土豆、西紅柿、葱都是你們查曼舒巴的东西，”伊万琴柯微笑着，从妻子手上接过一盆菜湯。“可也算咱們的……我提議为这个干一杯。”

伊万琴柯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

“和您見面，對我說來就是一个节日。您是查曼舒巴人，我現在也成了查曼舒巴人。您愿意我做您的把兄弟吧，是不是？”

我們干了杯，互相亲吻一下。

“現在，”拉伊莎·瓦西里也夫娜插嘴說，“知道我要拿什么招待您嗎？一条您故乡杜斯湖里的魚，我特地为您煎的……杜斯好象就是‘朋友’的意思？一个好字眼儿，对吧？……”

新 家

在北哈薩克斯坦省保健厅发生过一件趣事。一天早晨，厅长阿克占諾夫办公室里走进来一个年輕妇女。她的眼睛哭得微微有点发肿。

“可以帮您什么忙嗎？”阿克占諾夫問，莫名其妙地看着她滿是泪痕的臉。